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十八回 沐皇恩雙開孔雀屏 聯夜宴小試鴛鴦令

卻說陳小儒審明祝白新案件，誣裁沈家是實，因案情重人，即申詳各上憲衙門。當時坐轎米見知府毛公，到了官廳，投進手版。少停，傳話出來，花廳請見。小儒入內，見毛公請了安，歸座。毛公道：「適接老兄公件，知將祝白新一案訊明，我想胡禮圖豈有此理，怎樣執定自己偏見，硬斷沈家女兒是賣與祝姓的，未免太胡塗了。老兄今番詳辦，祝自新是應得之咎；無如胡禮圖的處分，是難免了。」小儒欠身道：「大老爺明見，非卑職不念同寅分上，任情詳辦。怎奈誣告事小，朦朧事大，祝自新實係日前奉過上諭已革副貢生之祝道生，何得更名捐納，蒙蔽朝廷。況皇家名器，豈容若輩玩視。卑職若不詳辦，即有承審不清之處分，所以不能顧及胡禮圖了。況且卑職昨日晚堂，又將祝自新提入內堂細加鞫問，他供稱胡禮圖曾受他的賄賂若干，並供得其賄者不止一人，『到了那個時候，我也八得直供，不能我一人受罪，他們反安穩坐享』，卑職恐他牽涉多人，姑未深追。既有此一節，更不得不詳請究辦。卑職若將就了事，雖非受賄，卻有以私廢公，扶同作弊的罪名。卑職官卑秩末，擔當不起。」

一席話正中毛公的痛處，登時滿面慚懼。又見小儒說得截釘削鐵，一毫不肯折屈，惟有強作歡容，贊道：「老兄辦事思慮週到，又復正直；阿，只知有公不知有私，不愧各上憲交推保薦，果乃名實相符，即如日前程制台壽誕，我在省中聞程公盛稱胡武彤，枉法受賄，任情偏聽，著即革職，永不敘用；並將該令所得賄銀追出儲庫，以備公用。又據祝自新供稱，受賄多人，著該督將一干人證提省，細加鞫訊明晰奏辦，毋得徇庇。江都縣令陳眉壽，辦事認真，不阿所私，前該督撫等曾經推薦，合省吏治第一；陳眉壽著以知府在任補用，先換頂戴；該督飭令該屬藩司，查有何項缺出，即行具奏調補。等因，欽此。」

小儒奉到來文，即將祝自新，王德當堂發落起解。又因各家喜期在即，是自己的媒人，不如親解赴省，一舉兩便。又去察見毛公，說知赴省原由。毛公大為惶恐，只得重托小儒在制台前乞恩，怕祝自新胡供妄扳多人受賄。小儒回衙封了兩號座船，一為自己座船，一是祝自新主僕與原差等人。走了兩日，早抵南京。先將祝自新、王德交上元縣收管，隨即去見制台。今日換了四品服式，到了轅門下轎，上了官廳，家丁投進手版。

少頃，二堂傳見，小儒見程公請安謝薦入座。程公痛贊道：「貴縣承審祝、沈一案，具見才識過人，不愧我與撫台交薦一番。」小儒欠身道：「卑職沐大人栽培，感銘肺腑。刻將祝自新與其家丁王德親解來轅，聽候質審，已先交上元縣收管。所有沈若愚夫婦，卑職因其無辜受累，當日訊清即擅行釋放。想此次質訊，係專問受賄一節，與沈、祝交訟無干，沈若愚故未牽涉來省，要求大人矜察。」程公點首道：「貴縣所論極是。沈若愚一介細民，況又為祝姓誣裁，已屬無辜，可不赴案備訊。」又道：「前煩貴縣為小女作伐，現擇年庚在即，可至在田處說明，彼此無庸太奢，總以合禮為是。」

小儒答應告退出來，先至從龍處言及程公所囑，從龍亦甚以為是道：「我正欲待小儒兄來省請將此意稟明程公。孰知程公先行料及，真乃知音所見大略相同，第處皆一一遵命。」小儒又到祝江兩府拜會，伯青稱謝前日書中之言。小儒笑道：「也是祝自新時運衰蹇，偏生鬧出這件事來，又碰在愚兄手內。雖說為老弟報復前仇，然而伊亦應得其罪，我即按律科行，未為過苛。倒是便宜劉蘊那畜生了，我因年誼，不好十分追究。他此番亦係因人成事，所以放鬆他了。」坐談了一會，小儒起辭，又往王蘭處去了一遭，仍回船中。

次日，程公委江寧府提齊人證切訊，祝自新痛恨劉蘊掣他的肘，一口咬定他同謀。倒未曾說出毛公受賄一件，這也是毛公的運氣。江寧府稟覆了制台，程公因原詳文書沒有劉蘊的話，又因他老子劉先達的交情，即將祝自新復訊口供，刪去了劉蘊同謀一節，又行具奏請旨定奪。又值現任江寧府任滿，援例推升，可否江寧知府缺出即著江都縣知縣陳眉壽補授。如蒙俞允，再行送部引見等情。

單說雲從龍請梅仙與二郎幫同他收拾新房一切，以及內外裱糊窗牖，張掛燈彩。江祝兩府撥了十數名家丁過來伺候執事，又請了林小黛與上元縣的太太攜親。前兩日程公先將陪嫁的妝奩送了過來，備極華麗，約有數萬餘金。梅仙與二郎支派各家丁，四處鋪設停當。

到了喜期這日，合城文武縉紳皆來道喜。小儒清早即來領轎，一路排開執事，細吹細奏，有數百名行人，甚為熱鬧。到了制台衙門，三聲火炮，請進彩轎。程公邀了上江二縣來陪大賓。待至吉時，三次催妝已過，新人上了轎，又添了程公全付執事，與送嫁的男婦人等，頭起已至雲府，後面的人才離了衙門。街坊上若男若女擁擠不開，無不嘖嘖稱羨。男的贊歎雲從龍，女的誇獎程小姐。

新人彩轎到門，亦是三聲大炮，抬入中堂。兩位攬親太太扶進新人，合巹交拜及應行的禮節皆畢，內外大開筵宴，款待眾客，前廳是二郎與梅仙作陪。從龍數日前，已為梅仙報捐了六品職銜，梅仙感激不盡，今日新換了六品服式，甚為得意，上下張羅，無不週至。二郎落得偷懶，只隨他指點而已。後堂林小黛坐了主席。直至三更以後，男女眾賓陸續方散。伯青，王蘭等人將從龍送入洞房，又坐了半晌，起辭各回私第。

從龍在燭光之下，見程小姐生得端莊秀麗，雅靜貞嫻，喜愛非常。原來程公只生了一位小姐，小字婉容，自幼程公愛如掌上明珠，如兒子般看待，也請了名師教他讀書習禮。這婉容小姐賦性敏慧，博通經史，精工各藝，而且「德容言工」四字兼備。從龍揮去了伺候群婢，攜手入幃，同諧永好。次日黎明，夫婦起身。婉容小姐偷看從龍，一表不凡，舉止溫雅。又常聞他父親說，此人文武全才，將來定然出人頭地。是以男愛女慕，兩情愈合。到了三朝，程公派四名旗牌以及衙中婢婦，來請從龍與女兒回門。程公與夫人見一對少年夫妻，兩無高下，十分喜悅。隔了一天，從龍謝媒謝親，諸事已畢。

又到江祝兩府嫁娶的吉期，擇定先一日江府迎娶瓊珍小姐，次日祝府迎娶素馨小姐。兩邊府中繁文，毋須再贅。漢槎與瓊珍小姐亦是郎才女貌，敬愛異常。伯青與素馨小姐，自幼常在一處的中表兄妹，彼此皆仰慕已久，更外歡好。祝公夫婦見一雙佳兒佳媳，歡喜已極。三朝備帖，請各親友晚宴，又叫了一起名班演扮燈戲，早練暮習。伯青夫妻來至江府回門。

事有湊巧，恰好這一日程公所奏批折已回，云：「據該督奏稱，祝自新所供受賄多人並無其事，乞加恩免追，恐開罅隙，著如所請，即將祝白新，王德按罪施行，毋諱；延緩。江寧知府既已出缺，可即著陳眉壽補授，並著毋庸來京引見，速赴該任以重民責。再據大學士江丙謙奏稱：祝自新即已革副貢生祝道生，前與已革編修祝登雲爭訟，致令該編修毆打總督旗牌官奪取令箭一案，業經按律究革。伏思祝自新既爭訟於前，復壓良於後，足見橫行無忌，惡難枚舉。祝登雲未嘗非伊激成事端，致傷兩敗，可否請旨，著兩江督臣細究前案，孰曲孰直，庶免有向隅之歎等因。然該編修雖經斥革，揆度其情，實因祝自新所激，顯而易見。茲於某月某日恭逢皇太后千秋壽誕，內外臣工例加覃恩一級。該編修著加恩毋庸交兩江總督查訊前案，許開復編修原職，來京朝考。欽此。」程公奉到廷寄，即親自坐轎至祝府送信道賀。

祝公聞得兒子開復原官，喜上加喜。眾賓客又重新道喜，上下人等個個歡躍。午後，伯青夫妻回來，祝公命先設香案，使伯青望闕謝恩。又教訓兒子從此尤當竭忱報效朝廷，以副聖恩優渥，並宜各事深自屈抑，毋蹈前愆。伯青唯唯聽命。然後眾賓客與伯青作賀，家丁等一起一起的上來叩頭，祝公皆有重賞。不移時，內外酒席擺齊，開鑼演戲，唱的是《滿床笏》，《卸甲封王》諸吉利戲目。賓主盡開懷暢飲，至夜半始散。

來日，小儒去見程公宗辭，程公已派員至江甘兩縣接手，叫小儒趕緊回任，交代倉庫各務，好赴江寧府任。小儒又到各家辭行，方開船回揚。伯青寫了一封信，托小儒交與慧珠姊妹，說他已開復了原官，又報了前怨，叫他們到南京來盤桓幾日。大約出月中旬，即要結伴入都。

單說慧珠自此番病後，各事皆灰了心，倒反隨遇而安，少愁少悶，惟有放不下伯青一樁未了的心願。小儒回到揚州，即差雙福送信與聶家知道。慧珠得了信，即合掌當空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我的心願已了，由此我即死也瞑目。」忙與母親、妹子商議道：「伯青既然寫信來接，他又開復了功名，我們不容不去。」二娘接口道：「是去的好。況且陳老爺又升任南京，我們在此沒有依靠怕的又受人欺負；不如到南京同蔣姑娘、趙姑娘住在一處，也不寂寞。難得劉蘊那對頭勢又敗了，何況此去又在陳老爺的管下，更可無慮。」大眾議定，僱了一隻船，向南京而來。

且說陳小儒回飛衙門，與甘誓說明，仍要請他到江寧府任上去。甘誓卻不過，小儒諄諄的勸駕，賓主平日又極契合，只得應允同行。隔了一日，委署的兩縣已至，擇吉接篆。小儒本來是個清官，倉庫絲毫不空，本年錢漕又征收清楚。小儒雖與正款之外毫無苛求，而分內所應得的歷年宦囊，卻也充裕。交印後，封了三四號座船，攜眷僕省。動身之日，合城百姓香花燈燭齊來叩送。小儒皆用好言安慰，叫他們息訟安分，自然官差無擾。沈若愚夫婦直送到碼頭，猶是不肯回去，小儒再三止住，灑淚而回。

小儒在路走了兩日，已抵南京。早有江寧府屈各縣，以及書役人等出城迎接，在衙門附近早封了公館。小儒先去見了程公與藩司，稟報到任日期。及期接了印與交代等件，前任官是單身赴任的，交了印自己即備公館。當日，小儒就接了方夫人入衙。次日，稟見各上憲與合城鄉宦，及行香放告各事。伯青等人皆來道喜，小儒問及聶家姊妹。伯青道：「他們已到了數日，仍與小鳳等合住，我們昨日還在他家的。此時晚秀倒胖了好些，不似從前那樣多愁多病的形相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他聞你開復了原職，又到南京朝夕相聚，他還有什麼愁煩，心廣體胖此言不謬。想我自從做了官，各事都要循規蹈矩，看著你們終日作樂，羨慕之至。我真被一官所係，你們日後放了外任，才曉得其中滋味不好領受。每聞人誇說為官的好處，我說不如耕讀自娛，那方是神仙境界。」

王蘭道：「我如放外任，我卻要隨隨便便不受拘束，難道還有人管我麼？」從龍道：「香說的話，真是一廂情願。你到了那個地步，不怕你不受拘束。雖然沒人管你，一則放蕩有損自己官聲，二則上司闖知說你蕩檢逾閒，即行參奏。你即做了督撫，既怕言官糾劾，又怕失了大員體統，為僚屈所譏。此刻落得你隨意亂說，臨到你頭上才曉得呢！」王蘭大笑道：「如上司參奏了我，正好回家耕田讀書，倒上我的划算了。」伯青道：「你們不用同香扳駁，好在他此時也沒有放外任。待到那個時候，他若斤斤自守，貪戀一官，我們再笑他未晚。」說得眾人撫掌大笑，坐了一會，各自起辭回去。

此時正是冬月初旬，早梅大放。從龍住的宅子內，有三四十株梅花，開得高高低低如滾雪一般。從龍備帖請眾人賞梅，又請了慧珠等同米。眾人陸續皆至，從龍是日在梅亭上擺了兩席，中間用一道湘簾作隔。雖說是兩邊分刀，可以彼此看得見，又能說話。東邊是伯青、王蘭、漢槎、二郎，從龍、梅仙等六人，西邊是慧珠、洛珠、小鳳、小憐、小熊等五人。因有小黛在座，如今歸了二郎不便同席，如分了內外，反沒興趣，又係通家世好可無猜嫌，是以用湘簾隔開，不過遮掩耳目而已。大眾挨次入席，男席是伯青首座，梅仙主位；女席是慧珠首座，小黛主席。僕婦們斟了酒，眾人舉杯讓飲。見亭外梅花果然開得爛熳，只覺風動香浮，透鼻清爽。

酒至半酣，梅仙道：「我昨日看《紅樓夢》至『金鴛鴦三宣牙牌令』一段，用牙牌行令又文雅又新鮮。我想不如用三付牙牌，或用一色三張或用雜色，排成一付點面，說四書一句，《西廂》一句，古詩一句，都要切貼點面，仿他的令而行倒還見點心思。說錯了與說不出的，以及所說與牙牌點色乖謬，均罰酒三杯。你們看可好不好？」王蘭道：「小麗想的很好，諒必你如今《西廂》、古詩是熟讀的了。不若你做個令官，從你行起。」梅仙笑嘻嘻道：「我說錯了，也要受罰，你們卻不可笑我。」叫人取過三付牙牌，攤在桌上。自己滿斟了令官杯，一飲而盡道：「可以無分次序，誰有了誰說，我們行個夾雜令何如？」說著，揀了三張擺在一處，眾人看是三張天牌，見梅仙低頭想了半會道：

四書：問有餘曰無矣。

西廂：碧悠悠青天來闊。

古詩：三十六宮都是春。

說畢，對眾人道：「可用得用不得？」伯青叫好道：「真真貼切不浮，卻虧你想得到。」眾人亦同聲稱贊，王蘭伸手亦取了三張，是一色地牌，想了想道：

其為物不貳。線脫珍珠。六宮粉黛無顏色。

眾人聽了，擊桌痛贊。右邊西席上，也擺了三付牙牌。小憐取了一張人牌，一張黑一卜，一張天牌，是個馬軍的點色，遂說道：

冠者五六人。隔花人遠天涯近。綠楊紅杏間疏梅。

慧珠等同聲贊好，隔席王蘭拍桌道：「愛卿此令，一絲不濫，非獨切貼點面，連意思都達出來了。大約再行都不能過於此令。」

從龍道：「愛卿真個聰明，每有所作都另具心思，高人一著。」

洛珠見王蘭與眾人誇獎小憐，心內不服起來，要行一條出色的令，好壓倒他。忙取了兩張人牌，一張和牌，成了個巧合四的點色。凝思了一會，笑吟吟的道：

人也合而言之。月明才上柳梢頭，卻早人約黃昏後。

杜鵑枝上月三更。

兩席上一齊叫好不絕，伯青道：「此令既合點色而又貫串一氣，縮合天然。我覺道柔雲此作，又勝於愛卿了。」眾人亦點首稱是。洛珠好生得意，自己滿飲了一杯。東席上，伯青取過了三張長三，擺在面前，指著這三張牌向眾人說道：

其身不正，是垂柳在晚風前。無數蜻蜓齊上下。

從龍道：「好個其身不正，酷肖其形。」漢槎坐在桌前，不言不語的揣摩，也成了一付點面，對眾人道：「我有一條，覺得不甚妥貼，說出來諸兄斟酌。」王蘭笑道：「子騫今番切不可再行出龜字令來。」引得眾人想起前事，都拍掌狂笑，漢槎臉一紅道：「偏是者香會刻薄人。」伸手取了一張地牌，一張長二，一張長三，是個順水魚的點色，說道：

半途而廢，這生後生。春色先歸十二樓。

眾人贊好，王蘭道：「到底點了主事，學問長進了，也不曉得是近日祝小姐的雅化。」大眾正在說笑，西席上慧珠取了三張四六，說道：

仰不愧於天，俯不作於人。人間天上。共歡天意同人意。

小鳳贊道：「畹姐這這條令，融貫得毫無斧鑿痕跡。我看此令不難說出，所難在三句既要貼切點色，又要一氣呵成方妙。若雜湊起來，縱好也遜人一籌。」東席眾人齊聲稱是，又誇獎慧珠行的這條令，果然不謬芳君的貴識。小鳳也取了兩張長三，一張么二過來，成了個巧合三的點面，乃道：

所就三所去三。兩當一弄成合。雁行中斷惜離群。

兩席皆稱贊不已。東席上梅仙又想就了一付，取過三張二五，說道：

不待三，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。今日見梅開忽經半載。六街燈火伴梅花。

眾人齊贊這條令刻劃盡善，從龍笑道：「真正文法一變，又有截搭題的樣式來了。」自己也取過三張牙牌，是一色么六，道：

天地位焉。何干天地無私。天長地闊嶺頭分。

伯青道：「么六恰好是半天半地，在田兄即用天地聯絡，真切貼之至。」西席上小黛見眾人都挨次說了，忙伸手取過兩張梅花，一張二三，是個巧合五的點色，正待要說，只見玉梅笑嘻嘻走至桌前道：「我也胡亂想成了一付，說出來求姑娘們指教，未知

可用得？」隔席王蘭拍手道：「我倒忘卻你了，平日見你偷著看書寫字，又有你家姑娘講究，不愁不是個小方家。何妨說出來，人眾聽聽。」玉梅答應，伸手在桌上取了兩張地牌，一張和牌，是個紅五色點面，道：

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只將這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。五更三點入鵝行。

東席上眾人齊聲贊好道：「有其主必有其婢，好個橫掃五千人，真乃工於形肖，而且具見心性。你有此才華，還怕不掃倒若輩，由此騷壇之上又添一小輩將了。」小風。小憐也大為贊賞得意，小黛等人莫不折服。最難他並不專心向學，不過偷閒剽竊得一點半點，真要愧死那皓首窮經，一世無成之輩。洛珠對小黛道：「你只顧誇贊玉梅那丫頭，你還沒有繳令呢！難不成想吃罰酒麼？再者，你的令倘不及玉梅，那不是婢學夫人，夫人要學婢了。」小黛笑了笑，指著先前一付巧合五，道：

子男同一位凡五等。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。南枝才放兩三花。

眾人贊妙不絕，洛珠道：「此令倒不弱於玉梅，但是楚卿要算從相思隊裡翻出來的，不用你再散相思了。」引得眾人大笑。小黛瞅了一眼道：「你這張尖刻嘴，我來掐破你的，方泄我恨。」洛珠笑道：「罰我，罰我，再罰我說一條令何如？」忙取過兩張長二，一張地牌，是個巧合二的點色，說道：

天天如也。撲刺刺把比目魚分破。日月雙懸照八林。

小鳳道：「這條令可以蓋贖前愆，翠顰妹妹恕了他罷。」洛珠道：「多謝你這好人。」東席上二郎也取了一付，是一張長二，一張長三，一張天牌，成了個二三靠的點面，說道：

二三子何患乎無君。是金鉤雙動咕叮噹敲響簾櫳。雙雙紫燕逐珠簾。

王蘭一面隨著眾人稱贊，自己又取過了三張虎頭，擺在面前說道：

其實皆什一也。天際秋雲卷。梅雪爭春未肯降。

西席慧珠又取了付黑五色點面，是兩張長二，一張么二，道：

二吾猶不足。遙望見一卜里長亭損了玉肌。一點禪燈照十方。

從龍道：「好一句遙望見十里長亭損了玉肌，又貼切，又風華。」眾人見天色不早，收了令，吩咐擺上飯來。吃畢，散坐閒話，或憑欄聚談，或獨立凝思，或在梅樹下石上談心。洛珠爬到假山石高處，折了一枝梅花，同王蘭把玩。伯青忽然對眾人笑道：「我倒忘卻了一句笑話，要說給你們聽。」未知說出什麼笑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